

楼含松 主编

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⑥

樓含松敬署

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楼含松 主编

# 中国历代家训集成

清代编一

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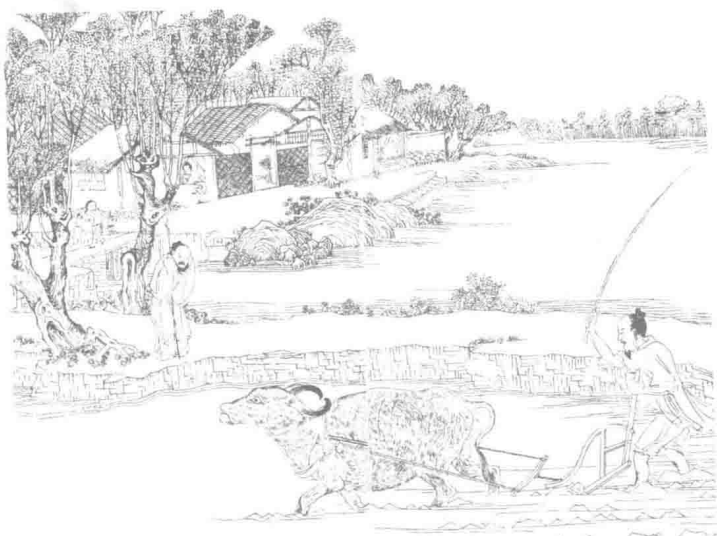
# 本册目录

## 清代编一

孝友堂家规 .....	孙奇逢(3377)
孝友堂家训 .....	孙奇逢(3382)
奉常家训 .....	王时敏(3391)
西庐家书 .....	王时敏(3424)
家政须知 .....	丁耀亢(3451)
馀庆堂十二戒 .....	刘德新(3460)
家戒 .....	冯 班(3470)
诫子帖 .....	冯 班(3488)
遗言 .....	冯 班(3493)
将死之鸣 .....	冯 班(3500)
丛桂堂家约 .....	陈 确(3503)
补新妇谱 .....	陈 确(3508)
张黄岳家训 .....	张习孔(3513)
霜红龛家训 .....	傅 山(3521)
重订齐家宝要 .....	张文嘉(3533)
训子语 .....	张履祥(3662)
近古录 .....	张履祥(3692)

新妇谱 .....	陆 圻(3786)
训女篇 .....	柴绍炳(3799)
于清端公治家规范 .....	于成龙(3804)
家训纪要 .....	金 敞(3810)
宗约 .....	金 敞(3817)
宗范 .....	金 敞(3825)
家人子语 .....	毛先舒(3832)
哲次斋家训 .....	梁 熙(3838)
戒子书 .....	徐 枋(3843)
家言 .....	蓝 润(3854)
燕翼篇 .....	李 淦(3862)
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 .....	朱用纯(3873)
朱柏庐先生劝言 .....	朱用纯(3875)
常语笔存 .....	汤 斌(3879)
汤文正公家书 .....	汤 斌(3883)
吕晚村先生家训 .....	吕留良(3895)
蒋氏家训 .....	蒋 伊(3918)
天基遗言 .....	石成金(3923)
庭训 .....	靳 辅(3930)
德星堂家订 .....	许汝霖(3934)

# 清代编





## 孝友堂家规

(清)孙奇逢

《孝友堂家规》一卷，清孙奇逢撰。

孙奇逢(1584—1675)，字启泰，号钟元，直隶容城(今河北容城)人。他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家，与李颙、黄宗羲齐名，合称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1644年明朝灭亡后，清廷屡召不仕，人称孙征君。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二十馀年，从者甚众，世称夏峰先生。孙奇逢学问深湛，平生著述甚多，后世流布亦广。今尚传世者，即有经部著作《兼山堂答问易》《周易十卦解》《读易大旨》《读易大旨后传》《书经近指》《四书近指》，史部著作《乙丙纪事》《畿辅人物考》《中州人物考》《苏门遗事》《理学宗传》，子部著作《孙夏峰先生笔记》《孙子杂著》，集部著作《夏峰文稿》《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》《夏峰先生集》《孙钟元集》《续夏峰集》《夏峰集补遗》《岁寒集抄》，以及日记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《谱馀录》《游谱》等。

《孝友堂家规》写于清顺治十七年(1660)，孙奇逢时已七十七岁高龄。全书的开篇介绍了他之所以撰写该书的缘由：“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，故子若孙鲜克由礼，不旋踵而坏名灾己、辱身丧家，不知立家之规，正须以身作范。”故而依据先人流传下来的慈孝家风，制定了这部《孝友堂家规》，其中寄托了他正风气、导习俗的意图。该书最早载于孙奇逢的日记《日谱》之中，包含《家规六则》与《续家规十八则》两部分。《家规六则》列于前，系孙奇逢辑录孔子、周公、马援、刘备、柳玭、王守仁六位历史名人的言论，间附孙奇逢本人的评议。《续家规十八则》列于后，均出自孙奇逢本人之手。此后的流传过程中，该书又形成两大版本系统：一是单行本，比《日谱》本增加了《家规后言》七则；二是收入孙奇逢文集的本子，比《日谱》本增加了《家祭仪注》十条。

《孝友堂家规》的传世版本，主要有清康熙中刻、道光至光绪间递刻重印《孙夏峰全集》本，清光绪五年(1879)定州谦德堂刻《畿辅丛书》本。民国

二十四(1935)至二十六年(1937),上海商务馆排印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亦收入此书,所据即《畿辅丛书》本。今人整理本主要有二,一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《孙奇逢集》本,二是中华书局2004年版《夏峰先生集》本;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亦据光绪十一年(1885)刻本影印《孙夏峰全集》。(夏勇)

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,故子若孙鲜克由礼,不旋踵而坏名灾己、辱身丧家,不知立家之规,正须以身作范。祖父不能对子孙,子孙不能对祖父,皆其身多惭德者也。一家之中,老老幼幼、夫夫妇妇各无惭德,便是羲皇世界。孝友为政,政孰有大焉者乎?舜值父母兄弟之变,汤武值君臣之变,周公值兄弟之变,虽各无惭德,然饮泣自伤,乌能愉快于无言之地?吾家先徽以慈孝遗后人,所垂训辞世守勿替,余因推广其义,为十八则,愿与子若孙共勉之。

安贫以存士节。

寡营以养廉耻。

洁室以妥先灵。

斋躬以承祭祀。

既翁以协兄弟。

好合以乐妻孥。

择德以结婚姻。

敦睦以联宗党。

隆师以教子孙。

勿欺以交朋友。

正色以对贤豪。

含洪以容横逆。

守分以远衅隙。

谨言以杜风波。

暗修以淡声闻。

好古以择趋避。

克勤以绝耽乐之蠹己。

克俭以辨饥渴之害心。

右十八则，无非先人所常言者，余参以己意而次第之。盖教家立范，品行为先，故首存士节、养耻心。孝友为政，立祠祭祀其先务也。谢叠山曰：兄弟不和，家庭间尽是戾气，虽有妻子之乐，不乐矣。然兄弟不和，多开隙于妻子。《易》：“家人，利女贞。”夫子以好合。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顺，亦可知矣。婚姻之事，家之盛衰攸关。论财不论德，宜君子不入其乡也。家有长幼，孰是可以诈伪相接？朋友信之，己不信而能得人之信，其谁与我？子孙不肖，祖父之教不先。古人易子而教，自童蒙即为择师，爱而不劳，禽犊之爱也。与贤豪相对，最不可有媚悦之色；与妄人相值，亦当存自反之心。衅隙之开，风波之招，非多事则横议，守分谨言，庶乎免矣。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趋避不审，不学无术耳。暗修好古，君子日用所从事者，端在于斯。居家之道，八口饥寒，治生亦学者所不废，故以勤俭终焉。凡此皆吾人分内事，人人可行，人人不肯行。余为此规，不敢望之天下，不敢望之一国，窃欲望之一家，因取先圣先贤所以教戒子弟者，偶录六则于左，以为家规榜样，其亦可参观而悟矣。

孔子之教伯鱼也，曰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淑性情，固筋骸，立身之大端尽此矣。

周公谓鲁公“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”，何其仁也；“无求备于一人”，何其恕也。仁且恕，世岂有外焉者乎？

马援戒其子也，曰：“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心可知，口不可言。”此涉世之道焉。

汉昭烈云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此真圣贤集义迁善要诀，不谓英雄人能见及此。

柳玘之戒其子弟也，曰：“不识儒术，不悦古道，身既寡知，恶人有学，胜己者嫉之，佞己者扬之，以衔杯为高致，以勤事为俗流。”此最中人膏肓之病。

王阳明曰：“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，是谓逆子。”亲师取友之谊，夫岂有外焉者哉？

右六则，因与子若孙所常言者，随笔录之。此六则之义，千万人言

之不尽，千万世用之不尽，凡我子孙，其绎斯言。

### 家规后言

或问：“《文公家礼》冠婚人子之始，丧祭人子之终，规中何止言婚与祭，而不及冠与丧也？”曰：“生今反古，灾及其身；冠已久废，宁待今日？至送死足当大事，愚不肖尚知自勉。子孙而贤，贫富贵贱，因时制宜，此何待言，亦不必言，非略也。”

问：“礼者天理之节文，还是主严，还是主和？”曰：“礼离和失其真，和离礼无其节。节文从天理出，二者自不容分之为两。‘礼之用和为贵’一章，看圣人说话是一是二。”

问：“齐家之难，难于治国平天下。家迩天下远，家亲天下疏，何以难？”曰：“正惟迩则情易辟，正惟亲则法难用。夫家之所以齐者，父曰慈，子曰孝，兄曰友，弟曰恭，夫曰健，妇曰顺。反此则父子相伤，夫妻反目，兄弟阋墙，积渐而往，遂至子弑父，妻鸩夫，兄弟相仇杀，庭闱衽席间皆敌国。从来均平天下之人，每于此多动心忍性，盖法制所不能束、禁令所不能施。以此思难，难可知矣。”

问：“张公艺九世同居，得力在忍。夫同居义取于和，忍则情有不和，而袭同居之名，似非君子所贵？”曰：“必有忍乃其有济，忍正所以成其和也。如心实不和，强为含忍，势必至积怒深怨，决裂不可收拾。居同而心异，何如居异而心同？古今四方，皆一家人，岂必合聚同堂，乃为一家乎？国运家运，离析分崩，皆非人所能自主。仁人孝子亦与时偕行，分合同异，无庸有成心也。”

问：“家不齐，多因妯娌不和，遂伤兄弟之好。或妾恃宠以夺主母之权，至继母毒害前妻子女，其祸人身家、败人名行更甚。当何道以处之？”曰：“《易》不云乎，‘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’，《诗》曰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’，此千古家规也。身范不端，向妇人女子求齐，道无由矣。”

问宗法。曰：“儒者论风俗，必先立宗；宗之为言，相率尊之云尔。先王知人耳目心志，不可无所宗也，故有大宗、小宗之说，约其视听之所

注、趋向之所主，而不至于涣散，此宗法也。古宗必有禄秩而后立，故其尊比于君，长宗之人不敢以其分临之。以今时而谈古宗，则难矣。仁人孝子，严祠祀以萃睽离，缉谱牒以明昭穆，以族之长而贤、身为人宗者主祭祀，是犹行古之道也。念庵有尊尊老老贤贤之说，以行辈长者主之曰尊尊，行卑年高者主之曰长长，行与年不足而有德曰贤贤。”

问：“墓祭非古然与？”曰：“上古之葬，不封不树。既封且树，则吾先人之衣冠凭焉，敢不敬诸！故非有大故，则不敢轻去坟墓，重之也。重之而何可不敬也？时俗清明扫墓，七月十五献麻谷，十月初一送寒衣，犹有古之遗意焉。春秋凄怆，人情与天道合，而爱敬之诚，动乎不容已。墓祭废，而四时之祭未有能行者矣。人心之醇，风俗之厚，于此攸关，祭之时义大矣哉！”

### 附家祭仪注

晨起栉沐后，入祠三揖。自入小学便不可废。

朔望焚香拜。

元旦昧爽，设祭四拜。四仲月用分至日，各设祭，行四拜礼。

令子孙供执事。

凡佳辰令节，寒食寒衣皆拜设时食。

忌辰设食拜，子孙素食，不宜享客。

有事出门，焚香拜。归亦如之。

吉庆事，卜期设祭。

儿女婚姻焚香以告，生辰弥月设食以献。

新妇庙见设祭，主妇率之行礼。

凡祭，妇人另行礼，各如仪。

久离丘垅，兼之萍踪未定，蕪藻疏违，负疚中夜。迺日即次稍安，移先位于斯堂，庶朝夕得依灵爽。凡我子若孙，入庙思敬，不待病子之告教。酌立仪注，愿身先之，不敢与当世论礼也。

（雍琦据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点校）

## 孝友堂家训

(清)孙奇逢

《孝友堂家训》一卷，清孙奇逢撰（生平见《孝友堂家规》）。

本书是孙奇逢之子奏雅、韵雅，以及其孙注销录奇逢训示子、侄、孙辈之语，编纂而成的一本家训著作。因为所收多为孙奇逢在日常生活中心教导家人子孙的话语，所以书中所讲也大都是浅显易懂的为人处世的道理，其中折射出的是传统中国的生活智慧，颇值得玩味。譬如孙奇逢强调：“士大夫教诫子弟，是第一紧要事。子弟不成人，富贵适以益其恶。”这提醒我们良好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。他还强调：“与人相与，须有以我容人之意，不求为人所容。”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的处世哲学，可以说久已为国人所熟知，然而又有几人能真正用心体会，认真实践？至于他提出：“父母于赤子，无一件不是养志。人子于父母，只养口体，此心何安？”可谓又是家庭伦理中往往会被晚辈忽视的环节，再联想到现今存在的家庭代际隔阂甚至纠纷问题、老人赡养问题，孙奇逢的主张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。如果我们处理人伦关系时，能真正从“口体”层次提升至“志”的层次，亦即从物质层次提升至精神情感层次，那么，家庭关系的和谐自然可以期待，而千千万万个小家庭的和谐，正是作为整体社会的和谐的根基。

该书常见版本主要有清康熙中刻、道光至光绪间递刻重印《孙夏峰全集》本，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定州谦德堂刻《畿辅丛书》本。民国上海商务馆排印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亦收入此书，所据即《畿辅丛书》本。今人整理本则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《孙奇逢集》本。（夏勇）

示诸孺子曰：孩提知爱，稍长知敬，此性生之良也。知识开而习操其权，性失初矣。古人重蒙养，正以慎所习，使不漓其性耳。今日孺子转盼便皆长成，此日蒙养不端，待习惯成性，始思补救，晚矣。家运盛

衰，亦何常之有？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，元气固结，而家道隆昌，此不必卜之气数也。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兄不兄，弟不弟，人人凌竞，各怀所私，其家之败也，可立而待，亦不必卜之气数也。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，为诸孺子父者各勉之。

士大夫教诫子弟，是第一紧要事。子弟不成人，富贵适以益其恶。子弟能自立，贫贱益以固其节。从古贤人君子，多非生而富贵之人，但能安贫守分，便是贤人君子一流人。不安贫守分，毕世经营，舍易而图难，究竟富贵不可以求得，徒自丧其生平耳。余谓童蒙时便宜淡其浓华之念。子弟中得一贤人，胜得数贵人也。非贤父兄，乌能享佳子弟之乐乎？

示奏雅等曰：汉有孝弟力田科，尔等只读书明农，便是真学真士。孔子曰：“幼而不能强学，老而无以教。”吾耻之。今日教尔等以孝弟力田，正老夫不负烛光之一念也。

晨起率子若孙祠堂焚香，群从续至，谓之曰：我等聚族而处，佳辰令节，生忌朔望，得来祠堂瞻礼，是祖父之魂气常在，儿孙之诚敬常存也。只此是人生第一吃紧事。明此而为农，是良善之民。明此而为士，是道义之士。祖父恬熙于上，儿孙敦睦于下，岂非一室之太和，而一家之元气哉？愿我子孙，世世勿替。

知勇辩力尔等不足，谨厚朴拙尔等有馀。夫知勇辩力，四者皆民之秀杰，然不能恶衣食耕凿以自养，反不如谨厚朴拙之安分而寡过也。吾家先祖百年颂佛儿不衰者，正谓其谨厚朴拙耳。多一分智巧，损一分元气。尔等培此朴拙之心，便是真能守祖之孝子顺孙。

甲辰在容城，博儿、淦孙先归苏门，谓之曰：学问须验之人伦事物之间，出入食息之际。试思尔等此番何为而来，能无愧于所来之意，便是学问实际。诗文经史，皆于此中着落，身心性命，皆由此中发皇。省得此理，随时随处，皆有天则，便无虚过之日。

为浩、溥、沐、浴、溶、汉六孙延师，谕之曰：尔等未离孩提稍长之时，正在知爱知敬之日。吾家自高祖以来，忠厚开基，今孝友堂尚依依如新也。尔为兄者宜爱其弟，为弟者宜爱其兄，大家和睦，敬听师言，行走语

笑，各循规矩。程明道谓洒扫应对，皆精义入神之事。莫谓此等为细事也。圣功全在蒙养，从来大儒都于童稚时定终身之品。尔等勉之。

尔等读书须求识字，或曰焉有读书不识字者，余曰：读一“孝”字便要尽事亲之道，读一“弟”字便要尽从兄之道。自入塾时莫不识字，谁能自家身上一一体贴求实，致于行乎？童而习之，白首不悟，读书破万卷，只谓之不识字。王汝止讲良知，谓不行不算知。有樵夫者窃听已久，忽然有悟，歌曰：“离山十里，柴在家里。离山一里，柴在山里。”如樵夫者，乃所称识字者也。

元日祠堂语群子弟曰：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。尔等乘今日元旦，洗涤旧染，嘉与维新。一人砥砺，便是一好男子；大家砥砺，便成一好人家。叔季中三代，乐莫乐于此，贵莫贵于此。

语立雅等曰：与人相与，须有以我容人之意，不求为人所容。颜子犯而不校，孟子三自反。此心翕聚处不肯少动，方是真能有容。一言不如意，一事少拂心，即以声色相加，此匹夫而未尝读书者也。韩信受辱袴下，张良纳履桥端，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济事。静修之言曰：“误人最是娄师德，何不春生未睡前。”学人当进此一步。

古人读书，取科第犹第二事，全为明道理做好人。道理不明，好人终做不成者，惰与傲之习气未除也。洒扫应对，先儒谓所以折其傲与惰之念。盖傲惰除而心自虚，理自明，容色词气间自无乖戾舛错，事父、从兄、交友，各有攸当，岂不成个好人？日用循习，始终靡间，心志自是开豁，文采自是焕发，沃根深而枝叶自茂。尔等今日辨一虚心，实实务除其傲与惰之念。下学在是，上达在是，先后本末，一以贯之，不知者只见为洒扫应对而已。

居家之道，须先办一副忠实心，贯彻内外上下，然后总计一家标本缓急之情形，而次第出之。本源澄澈，即有淤流，不难疏导。患在不立本而骛末，浊其源而冀流之清也，得乎？一家中男子本也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本之本也。本立矣而未犹萎焉，必其立之之根本未固耳。立之道岂有已时？本分自尽者，并不见吾分有圆满之日。古人榜样，一一具在，只不听妇人言，便有几分子子气。

父母于赤子，无一件不是养志。人子于父母，只养口体，此心何安？无论慈父慈母，即三家村老妪养儿，未有不心诚求之者。故事亲若曾子，仅称得一“可”字。

谓韵雅曰：汝幼年理家务，吾虞其废业也。然陆象山当家三年，自谓学问长进。米盐零杂，至细碎矣，综理有道，便是学问。至长幼尊卑，内外男妇，情性不同，好恶各异，黽勉有无，能得其帖心输意，此非仁至义尽者不能。志气从此立，学问从此充，虚心实体，当自得之。

博雅问：贫贱如何是不以其道得之？曰：颜子裕为邦之略而箪瓢陋巷，原宪釜甑生尘而辞禄九百，总因富贵是人之性命，紧说着不处，人只是欲；贫贱是人之仇敌，紧说着不去，人只是恶。贫贱原与道近，做圣贤全在此处体验。孔、颜造下这局面，要入此门，嫌贫贱不得。

人生第一吃紧，只不可见人不是。一见人之不是，便只是求人，则亲疏远近，以及童仆鸡犬，到处可憎，终日落坑阱中矣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亦只是见君父有不是处耳。可畏哉！

示四侄维雅曰：本分二字殊难尽。子臣弟友而求其能，皆本分也。谁能尽此本分者？尧舜周孔，于本分内不能增得一毫。增一毫于本分内，便多一毫于本分外。

谓望雅等曰：汝兄家报，谓汝等不可各用己见。十年来我于忍之一字着力，忍即恕也。各就一字下手，自见得力。汝兄此言，却是老夫平昔处己处人自愧未能者。既以此相勉，当大家策励，实实近里着己用工，不可徒以口说。“百忍堂中有太和”，此话从体认中来。

谓奏雅等曰：眼界欲宽，胸襟欲廓，而得力着手处，却要枯寂收敛。约则鲜失，愿尔曹共讲求此义。“大得却须防大失，多忧原只为多求”，此语可作约字注脚。

此中风俗，极重婚丧之礼。前辈创行固难，后人遵行非易。余十五年目击心识，就中有以行礼而反失礼之意者，不可不斟酌而损益之。是在秉礼君子力为之砥，不必定与俗同也。

谓度雅大侄及奏雅、韵雅曰：汝三人学稼，吾虑不明习此事而小视之也。舜耕历山，伊尹耕莘野，孔明耕南阳，此是何等勋业。孔子于樊

迟何鄙而小之。此中道理甚活，正不相悖。舜、尹躬耕时，浑身备礼义信之用，故能升闻发迹。孔子大道为公，正欲偕及门共兴东周，纳斯世斯民于凿井耕田，家给人足，岂区区以百亩之不治为忧哉？今日寄居苏门，不耕无以为养，且无以置吾躬也。不有耕者，无以佐读者，况负薪挂角，古人何尝不兼尽于一身？吾老矣，此躬不力，望汝等并耕不怠。

示尚儿暨淳、溥两孙曰：学不长进，病坐在不虚己。以舜禹之圣，而好察乐善拜善，孔子之圣，四友六侍，颜子之贤，而问不能问。寡人之取善，岂有定方？善之所在，虽路人之言，臧获之智，皆当取之。取诸人，乃所以与诸人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曲士俗学，只喜闻誉，恶闻过，遂自闭取善之门，而阻人乐告之路。德何由进，业何由修？所谓自暴自弃也。尔等以文会友，便是进德修业之时，莫只作书生雕虫小技也。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，文与仁有本末，而非二事。与胜己者友，须先虚心，至听其言与吾有未安处，宜平心思之，思之而未安，又须平心定气，与之相商，惟恐我见未克，未能尽其所长，则无不收师友之益矣，便是进德修业实际功夫。

示应试诸子孙曰：涿州史解元家子弟赴试，老者肃衣冠设席以饯，命之曰：“衰残门户，赖尔扶持。”今老夫所望于尔辈扶持者，又不专在此也。为端人，为正士，在家则家重，在国则国重。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，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。九十岁老人，所以报答天地父母者，此区区一念耳。淦孙秋捷，谓之曰：些小得意与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，固是器识之小，正缘不知学之故。不学墙面，人生不幸，莫大于是。尔今日立身之始，须有一段抵挡流俗之志。

丧祭之废也久矣，所不废者独三年之丧耳。自期以下，冠服之制，皆略不为意。即三年之丧，亦仅存仪节。所称必诚必信，勿之有悔，而不茹荤、不御内者，亦罕矣。祭祀之礼，一用流俗节序，燕褻不严，真实讲求祭义者，谁其人哉？风俗之淳，人心之厚，必自慎终追远始。

示八侄趣雅曰：行己有耻，对无耻而言也。狷者有所不为，对无所不为而言也。贤不贤之分，岂相远哉？夫无所不为，正是其无耻处。故孔孟每提一“耻”字以激励人。知所用耻，则不及人不为忧矣。

谓潜孙曰：天下无无事之人，或读或耕，或出或守，莫不各有当然之则。如尔父在故园代我守祖父坟墓，尔来苏门代尔父侍老夫眠食，尔七叔在外处馆佐尔五叔农事之不及，尔十叔日与朋友讲习代我应酬笔札，尔十一叔、十二叔寒寒暑暑侍老父寝处。虽日用饮食之事，皆性命流行之会也。永兴来视我，且得与其女儿叙十八年之疏违，中皆有天则焉。认得此意，则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讨受享，不得此意，则日日在梦迷中，所谓罔之生也。尔性颇慧，我望尔知学，学之不已，悦乐自生。善守祖业者，守此而已。

语永兴侄孙曰：尔祖宰武城归里之日，仍以馆谷偿负债。尔祖母、尔父俱不免于饥寒，闻者见者，莫不怜之。鹿忠节公独爱而起敬，谓非古之廉吏，不至此。吾家沐阳公以廉吏起家，尔祖能绳其武，我辈俱得为清白吏子孙，较以金帛田宅遗后人者，荣多矣。尔祖常语余曰：“沐阳公一任，止受新生公宴绌二匹，弟今日仍觉于先德有愧也。”惟自觉有愧，始无愧耳。留馀忌尽，天之道也，当常处其不足，以为可增可加之地。若增无可增，加无可加，立刻索然矣。为尔计，要安分耐穷，教子弟读书，不失礼于宗族乡党。法祖在此，立身在此。

谓淦孙等曰：孟子深戒暴弃者，谓非人暴之，乃自暴之也，非人弃之，乃自弃之也。暴弃不在大，亦不在久。一言之不中礼义，一事之不合仁义，即一言一事之暴弃也。行庸德，谨庸言，终身慥慥，方得免于自暴自弃。

语立雅等曰：朋友谏诤，须求有济，不可自谓直谅，令人有难受之实，徒贻拒谏之名。忠告善道犹后，积诚而动，自令人不忍负。不信，未可轻言谏也。

谓立儿曰：忆汝姊归宁时，吾家长幼男妇，无不肃然起敬。盖孝事舅姑，和睦妯娌，惟身有之，所以言之，能启人听闻。今汝来此，弟若侄将于汝取型焉。当晨夕告教，令耕者读者各勉其所有事，勿忽勿怠，勿较劳逸，勿存形迹。以好合既翕，而得父母之顺，则家庭之间，便是唐虞三代。何乐如之！

善治谋者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孙，数十年之家运可保勿替。如其为